香祖筆記/卷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 ◄

香祖筆記
卷七

► 卷八

越處女與勾踐論劍術曰：「妾非受於人也，而忽自有之。」司馬相如答盛覽論賦曰：「賦家之心，得之於內，不可得而傳。」詩家妙諦，無過此數語。

《西京雜記》：戚夫人善鼓瑟擊築，歌《出塞》、《入塞》、《望歸》之曲。此遠在《十九首》、蘇、李之前，漢詩最古者惟此及《安世房中歌》耳。《晉・樂志》以為李延年造，不知何據。今在樂府橫吹，郭茂倩《樂府詩》所載，則始六朝劉孝標、王褒諸人，而古辭不傳，可惜也。

《西京雜記》：杜子夏臨終作文曰：「魏郡杜鄴，立志忠款，犬馬未陳，奄先草露。骨肉歸於后土，魂無所不之，何必故丘。然後即化，封於長安北郭，此焉宴息。」按此即後人自祭文、自撰墓誌之始。

《三國志・蘇則傳》云：「仕宦不止執虎子。」虎子，溺器也。《西京雜記》言漢朝以玉為虎子，侍中執之，視玉杯象箸相萬矣，而後世不議其奢僭，何也？

太史公《報任安書》：「全軀保妻子之臣，隨而媒孽其短。」《漢書注》師古曰：「媒如媒妁之媒，孽如曲孽之孽。」又曰：「齊人謂曲餅為媒。」今吾鄉之語猶然。然以媒作糜，終不如作媒之古。

《太史公傳》，司馬氏本程伯休父之後，而劉歆以為史佚，後又云：「遷作《景帝本紀》

，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，帝怒，削去之。後坐李陵，下蠶室，有怨言，下獄死。」與傳皆不合，未知歆何所據也。

曹孟德作疑塚七十二，又遺令婕妤伎人「時時登銅雀台，望吾西陵墓田」。予常笑之，謂操體魄果藏西陵，即不必作疑塚；既作疑塚，體魄且不知散落何許，雖望陵作伎，寧復聞之，可謂詐而愚矣。故友劉考功公戩、董侍御玉虯皆為捧腹而韙之。

樂府詩云：「綠蛇含珠丹。」初讀之，謂偶然語耳，非有故實。後觀《鄴中記》云：「魏宮中有綠蛇，口有赤珠，若梧子大。甄後每梳妝，則盤結一髻形於後前。因效而為髻，號靈蛇髻。」乃知樂府用此事也。

《韻語陽秋》載錢起贈杜牧詩，今坊刻《襄陽集》有贈孟郊詩，皆可一噱。

仙人屏絕塵　　，遊於太清，然如上元夫人欲嫁封陟，紫素元君欲從任生之類，殆不可曉。至如文殊三處過夏，一月在淫舍，及婆子燒庵公案，復是何理。恐妄解禪縛，適為俗人學鳩摩羅什一輩藉口也。

謝在杭《文海披沙》云：「虱瘕，黃龍浴水治之；應聲蟲，雷丸及藍治之；食肺係蟲，獺爪治之；膈食蟲，藍汁治之；人面瘡，貝母治之。」

唐牛僧孺人稱太牢，楊虞卿稱少牢，京師語曰：「太牢手，少牢口。」謂牛善為文，楊善言說也。白樂天不失為賢者，而黨於二牢，未免為累，每讀《長慶集》，輒惜之，不啻如癰疽瘠環耳。

道書多荒誕不經，可為笑柄，如謂牽牛娶織女，借天帝二萬錢下禮，久而不還，被驅在營室之間。此與段柯古天帝白鵲事類。

東坡守揚州，始至，即判革牡丹之會，自云雖煞風景，且免造業。予蟲時為揚州推官，舊例，府僚迎春瓊花觀，以妓騎而導輿；太守、節推各四人，同知已下二人。既竣事，歸而宴飲，仍令歌以侑酒，府吏因緣為奸利。予深惡之，語太守，一切罷去，揚人一時誦美之，與坡公事頗相似，附識於此。

東坡先生知登州，問徐神翁學道之要，答曰：「勿作官即好。」及南遷過海，頴濱曰：

「吾兄知信其言而不能用也。」

左思賦：「古度君遷。」《北戶錄》云：「古度樹，一呼邡子。」故閩清林先輩茂之名古度，字丹阝子也。南人又號曰柁〈日亞反〉，其實大如櫻桃，黃即可食，過則化蛾及蚊飛去。

北方有無核棗，嶺南無核荔支，有大如雞卵者，其肪瑩白如水精。

鹽煮於海，惟河東、寧夏有鹽池、紅鹽池，滇、蜀有黑、白鹽井，河間鹽山縣以地產鹽故名，非有山也。獨元人《西使記》言過殢掃兒城，遍山皆鹽如水精狀，此則真鹽山耳。

《虛谷閑鈔》云：徐太尉彥若赴廣南，將渡小海，於淺瀨得一琉璃瓶子，中有龜長可一寸，往來旋轉，略無暫已。有胡人識之，曰：「龜寶也。」

詩集句起於宋，石曼卿、王介甫皆為之，李龔至作《剪綃集》，然非大雅所尚。近士大夫競以詩牌集字，牽湊無理，或至刻之集中，尤可笑。荊芥穗為末，以酒調下三錢，治中風立愈。

治走馬疳，用瓦壟子〈比蚶子差小，用未經鹽醬者〉連肉火煆，存性，置冷地，用盞蓋覆，候冷取出，碾為末，滲患處。又一方，馬蹄燒灰，入鹽少許，滲患處。

治痘疹黑陷，用沉香、乳香、檀香，不拘多少，放火盆內焚之，抱兒於煙上熏之，即起。

治惡瘡，取冬瓜一枚，中截之，先以一頭合瘡，候瓜熱，削去，再合，熱減乃已。又一方，用蒜泥作餅，瘡上炙，不痛炙痛，痛者炙不痛，即止。

小兒耳後生瘡，腎疳也。地骨皮一味為末，粗者熱湯洗之，細者香油調搽。〈已上諸方見《蓼洲閑錄》〉

唐德宗使段善本授康昆侖琵琶，奏曰：「且遣昆侖不近樂器十年，忘其本領，然後可教。」後乃盡段之藝。知此者可與言詩矣。

常見一貴人買得柴窯碗一枚，其色正碧，流光四照，價餘百金。始憶陸魯望詩「九秋風

露越窯開，奪得千峰翠色來」，可謂妙於形容。唐時謂之秋色也。

南唐李主研山，後歸米元章。米與蘇仲恭學士家易北固甘露寺海嶽庵地，宣和入御府，事詳《避暑漫鈔》。後又四百餘年，不知更易幾姓，而至新安許文穆〈國〉家，已而歸嘉禾朱文恪〈國祚〉。予戊辰春從文恪曾孫檢討彝尊京邸見之，真奇物也。檢討請予賦詩，既為作長句，又題一絕句云：「南唐寶石劫灰餘，長與幽人伴著書。青峭數峰無恙在，不須淚滴玉蟾蜍。」後二年復入京師，則研山又為昆山徐司寇購去矣。今又十五年，不知尚藏徐氏否？「青峭數峰」，蓋用南唐元宗語。元章既失研山，賦詩云：「研山不可見，哦詩徒歎息。惟有玉蟾蜍，向予頻淚滴。」皆用本事也。

僧祐《釋迦譜》云：「懿摩王四子被擯到雪山，住直樹林中。四子生子，王歡喜，言此真釋子，能自存立，故名釋。」注，釋迦為能。譜又云：「在直樹林中，故名為釋。」注，梵語呼直亦曰釋。別傳云：「此國有釋迦樹，甚茂盛，相師云『必出國王』，因移四子立國，因名釋種。」

萊陽左公蘿石，忠孝大節，出於天性，鄉人敬仰之，稱大忠先生。昆山徐章仲〈炯〉，健庵尚書次子也。歲庚辰，官山東提學，允公議，建大忠祠於其里，首捐百金為倡，一時皆樂佽助，不浹歲落成，粗有次第。而新令某適至，方修衙署，日遣胥役入祠，取所庀甓石木植之屬。鄉之紳士以為言，令詬怒，欲申請毀祠。會章仲按萊考試，令恐拂其創建之意，乃詭辭以自白。章仲因而慰之曰：「子勿慮，第往，具牲牢躬拜祭，則浮議自息。」令如其指，祠竟得無恙。

順治初，吏部諸司郎官最為清要。吳郡顧松交〈予咸〉茜來〈贊〉俱以吏部郎里居，賓客輻輳。一日，廣坐中一客忽曰：「二公所謂『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』也。」客皆為之絕倒。

佛經幻妄，有最不可究詰者。如善慧菩薩自兜率天宮下作佛，在摩耶夫人母胎中，晨朝為色界諸天說種種法，日中時為欲界諸天亦說諸法，晡時又為諸鬼神說法，於夜三時，亦復如是。雖稗官小說如《西遊記》者，亦不至誕妄如是。

余官左都御史，一日五鼓啟事，候於中左門，故吏部侍郎趙公玉峰〈士麟〉謂曰：「公真今日之泰山北斗也。」余曰：「何忽見推？」趙曰：「公為戶部侍郎七年，屏絕貨賄，不名一錢，夫人而知之。至為御史大夫，清風亮節，坐鎮雅俗，不立門戶，不急彈劾，

務以忠厚惇大培養元氣，真朝廷大臣也，抑亦今日藥石也。」余謝不敢當。然數語實有關治體之論，故追記之。趙官浙江巡撫，嘗開濬杭城市河，代貧民償旗債萬餘金，浙人至今屍祝之，近日名臣也。

《聞見雜錄》云：韶州人於江邊得巨蚌，剖之有珠，大如彈丸，光若水精，中有北斗七星，隱然可見。納本州軍資庫。

揚州瓊花，天下隻一株，晏元獻守揚，作無雙亭於其側。宋德祐乙亥，北兵至，花遂不榮。趙棠國炎有詩曰：「他年我若修花史，合傳瓊花烈女中。」然《山房隨筆》所記，仁宗慶曆中常分植禁中，輒枯，比載還，則鬱茂如故，又何說耶？

貴州苗峒出沙板，然彼中不甚貴重。其最重者曰桂板，有金桂、水桂二種，一如黃金間碧玉竹，一如沉香之色，嗅之如沉速香，其木在地中橫生，長或丈餘，短或三五尺，大者或至數圍，更無枝葉。其生多在山根，其上土色皆黃，庶草不殖。以鐵劚之，堅而難入，苗人解為板售之，直較沙板數倍。與宋人《談藪》所記大同小異，《談藪》謂湖南亦然。湖南與苗蠻風壤相接，理合有之。又謂平江〈即今蘇州〉大旱，河水涸，居人就河底掘井，得沙板，愈取愈多，亦有得沉香者，此則不可曉也。

古董字，東坡作骨董，晦庵作汨董，見《霏雪錄》。

上東巡幸曲阜，竭至聖廟，廟門外降輦步行，行三拜禮，留御前曲柄傘於大成殿，命家祭即陳設之，古今未睹之異數也。事詳《幸魯盛典》。按宋故事，天子謁孔廟，止行肅揖之禮；慶曆四年五月，仁宗特行再拜禮。乃知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《盛典》：衍聖公孔毓圻疏請翰林院庶吉士孫致彌、乙丑進士金居敬〈金，予之門人〉纂修。書成，金已前授靈丘縣知縣，卒於官；孫先以無妄詿誤，至是復官授編修云。

木鱉子入藥，能殺人，見《霏雪錄》。

康熙己卯，南巡視河工，回蹕，有御製詩云：「行遍江南水與山，柳舒花放鳥綿蠻。明朝又入邳徐路，鳳闕龍樓計日還。」會予以御史大夫被旨，與大司徒陳公〈廷敬〉、大宗伯張公〈英〉、大司空王公〈鴻緒〉入直南書房，因獲恭睹，共歎為太平和吉之音云。

呂宋國所產煙草，本名淡巴菰，又名金絲薰，余既詳之前卷。近京師又有制為鼻煙者，

云可明目，尤有辟疫之功，以玻璃為瓶貯之。瓶之形象，種種不一，顏色亦具紅紫黃白黑綠諸色，白如水晶，紅如火齊，極可愛玩。以象齒為匙，就鼻嗅之，還納於瓶。皆內府製造，民間亦或仿而為之，終不及。

古來兼官皆以大兼小，明初大學士、學士皆五品，其後加尚書、侍郎始為二品、三品，故明初三楊輩結銜，皆云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。今內閣結銜，移大學士於上，而云兼某部尚書，學士兼侍郎亦然，與古制異。

甲申七月，門人李子來〈先復〉自奉天少京兆遷少廷尉，歸京師，遺松花硯一，紺色白文，遍體作雲錦形，試之細潤宜墨，類端溪之下岩。後有續《硯譜》者，品當列洮河龍尾紅絲之上。

《李林甫外傳》言，有術士說安祿山常有五百銅頭鐵額人侍其左右，一日請林甫宴，令術士窺之，見一童子捧香爐而入，五百人皆走避，云云。又言道士許林甫三百年後白日上升，及為相二十年，復見之，云：「相公所行多不合道，更六百年乃如約矣。」信如所云，是天上神仙必需此不忠不孝之人，義何所取？而小說往往記林甫後身有為牛為倡之說，詎盡誣耶！

唐高宗將立武氏，謀之李勣，對曰：「此陛下家事。」明皇將廢太子瑛兄弟，未決，李林甫亦曰：「家事何必問外人。」奸臣誤國，先後一轍如此。

予以順治八年辛卯中鄉試，闈牘為座主蒲阪御史大夫杜公〈篤祐，字振門〉、房師壽春侍御夏公〈人佺，字敬孚〉所賞異，已定解元三日矣。有丘縣令李應軫者，高郵人，與夏公為淮南鄉里，年七十矣，私於夏公曰：「某老矣，日暮途遠，使元出本房，差慰遲暮。公能相讓，則奕世之感也。」請至再三，夏公乃許之。其首薦即昌樂滕國相〈字和梅〉也，已擬第六，與予皆習《毛詩》。杜公甚難之，而李請益堅，杜憐其意，遂改予第六，而滕得元。時滕年近六十，予年始十八耳。榜後旅謁，杜公頗悔之，間語予以前事，且曰：「子文合作元，此亦命也。」予初不以屑意。其後十年，而予銓授揚州府推官，李以兵部主事告老家居，年八十餘矣。其子為州役窘辱，屬予讞其事，李憶往事，殊惴惴。予顧力直其子，而痛懲州役，且戒州守吳君之俊〈後為東昌府知府〉，以李公高年家居，有司宜加禮。吳詣李道予意，李感泣，遂通聞問陳謝，如平生交。凡予一生報德不蓄怨皆此類。《唐摭言》載裴垍舉宏辭，崔樞考之被落，及垍為宰相，擢樞為禮部，笑謂樞曰：「聊以報德。」予不敢妄擬古人，其存心寧厚勿薄，庶不愧耳。偶書之

以示子孫。

邯鄲人侯二，素不孝。其母以米施乞者，二見而怒，痛捶而逐之，妻子泣諫不聽。未幾，二遍體生毒瘡，潰爛而死，夢告其子曰：「我以忤逆不孝，罰往京師宣武門西車子營張二家作豬。汝可速往贖歸，遲無及矣。」子如其言，至京師宣武門訪張氏，果有牝豕，適生數子，其一豕身人面，有髭，貌如其父。子痛哭述其故，願以十金贖歸，張不聽而殺之。此康熙三十九年事。

唐庚《三國雜事》云：「先主父子相繼，始終號漢，未嘗一日稱蜀。陳壽黜其正號，徇魏、晉之私意，廢史家之公法，改漢為蜀，猶五代稱李璟為吳，劉崇為晉。」今《五代史・南唐、北漢世家》未嘗以吳、晉名之也。蓋宋人之論，已以南唐為吳王恪之後，比於昭烈矣。歐公《五代史》世家首南唐，而胡恢、陸遊、馬令之書，層見疊出，豈非有深意存焉乎？近興化李映碧〈清〉廷尉取馬、陸二氏之撰為經，別作《南唐書》，而雜采《江南野史》、《釣磯立談》、《玉壺清話》諸書為緯，殊為有見。予嘗謂五代中原之君，史家所謂正統者，皆盜賊僭竊，無足比數，惟唐莊宗雖以沙陀賜姓，而能手除篡賊，復唐社稷，則君子引而進之，不忍斥也。其於南唐，亦若是焉已矣。以南唐為正統，不猶愈於朱溫、石敬瑭之流哉！

四川達州民某兄弟二人，甚友愛，弟未授室而他出，其兄賣身得十二金，為弟聘婦。弟歸娶，知兄賣身事，乃相持而泣，遣其婦往母家取原聘金為兄贖身。湖南流民二人某某知其事，尾之，中途擊婦死，而攫其金。忽迅雷大震，擊二人立斃，其屍羅跪於婦家之門，手中持十二金。頃之婦復蘇，歸至其家，則二人者已先跪門外矣。婦語其故，兄弟鄰里及州人來觀者如堵，莫不歎異，以為孝友強暴之報施不爽如此。

予丙子奉使祭告西嶽，於玉泉院見無憂樹四株。後閱內典，頻頭婆羅王立瞻婆國婆羅門女為第一夫人，生子名無憂，又生子名離憂。其無憂即阿育王也。後王出外園遊戲，見一無憂樹，華極敷盛，王見已，此華樹與我同名，心大歡喜。蓋此樹與青柯坪婆羅樹皆西域種，然西嶽乃道士所宅，絕無蘭若，不知以何因緣而有此樹。又《釋迦譜》，毗婆屍佛有執事弟子名無憂。

唐劉希夷《汝陽潭》詩：「魚鱗可憐紫，鴨毛自然碧。」寫物最工。然非初唐人語，已似皮、陸。予近詠寓邸西齋叢竹，有句云：「冉冉紫雲蓋，翻翻紅鵲尾。」自謂不減劉語。

本朝新進士臚傳後，自鼎甲授翰林修撰、編修外，余皆引見，欽選庶吉士，分清漢書，與鼎甲三人一體教習。順治間定例，清書者升內閣學士，漢書者升京堂官，或徑升侍郎，如程其相〈芳朝〉以丁亥榜眼及第至侍讀學士升太常寺卿，左虔孫〈敬祖〉以己丑會元至侍讀學士升通政使，臨朐馮易齋相國〈溥〉以讀學升吏部侍郎，錢塘黃次辰相國〈機〉以讀學升禮部侍郎，是也。如勝國甲科，即不拘此例。故王宗伯敬哉〈宗簡〉、白司寇東谷〈印謙〉、高侍郎念東〈珩〉、胡學士此庵〈統虞〉諸公，皆為三院學士。三院者，國史、秘書、弘文院也。庶吉士則專隸弘文，既設內閣，遂罷三院不設，而別立翰林院，以學士掌之。

劉宋忠武公沈慶之詩：「朽老筋力盡，徒步還南岡。辭榮此聖世，何愧張子房。」按《客座贅語》云：「周子隱讀書台下，舊為光宅寺，乃梁武帝故居。其地又名南岡，六朝士大夫多居之。武帝評書云：『南岡士夫，徒尚風軌，不免寒乞。』正指此。」乃知沈所居在南岡，非泛設耳。

古有通鳥語、牛馬語者。梁廷尉卿沈僧昭先為山防令，與會稽太守武陵王紀校獵，中道而返。左右問其散，答曰：「國家有邊事，當還處分。」問何以知之，曰：「向聞南山虎嘯，故知耳。」俄而使至。是知鳥獸莫不能語者，釋氏戒殺，厥有旨哉。

本朝翰林遷吏、禮二部侍郎，例兼翰林院學士，至尚書則不復兼。按明萬曆中王三渠用賓，官南京吏書，仍兼翰林院學士，此其同而異者也。若霸州郝恭定〈惟訥〉、合肥龔端毅〈鼎孳〉二公，皆不由翰林而為禮書；董禮侍安國則旗下人，不由科甲；錢唐高禮侍士奇則以供奉內庭久，特加少宗伯，未嘗視部事也。

康熙初，予自揚州入為禮部主事。時蘇、松詞林甚少，現任數公又皆以奏銷一案詿誤，京堂至三品者，亦止華亭宋副都直方〈徵輿〉一人。迄今三十載，乃極盛，其他無論，即狀元鼎甲駢肩接踵，而身兼會、狀兩元者，如癸丑韓宗伯慕廬〈〉、丙辰彭侍講訪濂〈定求〉、乙丑陸侍講澹成〈肯堂〉，皆是也。他如翰林台省尤眾，地氣盛衰，信有時哉。

近日地氣自江南至江北，而揚州為極盛。如甲戌顧圖河，江都人，榜眼及第；庚辰季愈，寶應人，榜眼及第；癸未王式丹，亦寶應人，會、狀兩元及第。一時稱科名盛事，前此未有也。

江淮以北，鼎甲甚不易得，蓋自明時已然。然如直隸之滄州，順治丙戌呂讀學〈顯祖〉，乙未戴少參〈玉綸〉，皆榜眼及第。河南柘城縣，康熙甲辰李侍郎〈元振〉，庚辰王編修〈露〉，一榜眼及第，一探花及第，露即會元也。滄州又有丁亥會元李人龍。官內閣中書舍人。然則堪輿家言，信有徵矣。

陳後主賚天台智者大師物，有中藤紙一墮，蓋六朝語。沈後書有赤松澗米五石。隋煬帝所懶衣物又有南榴夾膝桃一枚，梯心筆格一枚，篆字穀皮屏風一具，鵁納袈裟一領，絲布隻支二領，銅搔勞一口，布三十褝。

鳥獸毛羽之奇異者，如紅紫鸚鵡、五色鸚鵡、紅鴿、紅鳩、鵝兒黃馬、桃紅瓣點子花馬、朱毛虎、山水文豹、朱砂鼠、綠蝴蝶，予或見或聞，雜記於《池北偶談》、《居易錄》二書。近日京師金魚顏色，種種變化，尤為豔異。而白魚朱砂點者，或在首，或在背，或在尾，置之盆池，遊泳喰喁，粲若錦綺，信生物之不可測也。聞又有藍其色者，惜未見。至於鴿之屬，兔之屬，亦多異種，不能悉記。又顧鄰初《客座贅語》云，全椒學博王忠徵曾以禱雨見紅鵝，疑是神物，非世所恒有。萊陽芒如農〈埰〉別墅有紅鵝館，陳其年〈維崧〉檢討詩餘有「紫鵝橋」，未詳出處，不敢輒書。

杜堇字古狂。按字書，堇，具吝切，即烏頭也。其汁飲之能殺人，故唐明皇取其汁以毒張果，齒盡黑。用以取名，真狂士矣。

弘治五年，南直隸鄉試，劉尚書南坦〈麟〉以武學生中式；十四年鄉試，陳翰林魯南〈沂〉以太醫院醫生中式。二公名碩，而皆以雜流入試，所未解也。此例至嘉靖中始革去。

予於明代郡縣志書，隻取關中諸公所纂，如武功、平涼、朝邑、華州等十餘種，此外惟崔後渠《安陽志》、章楓山《蘭溪志》、馬應龍《安丘志》、邢子願《武定州志》、史蓮勺〈紀事〉《介休志》不失史法。偶觀顧東橋與陳魯南論修志書云：「嚴介溪《袁州志》、都元敬《黃山圖經》、李懋卿《東莞志》、邵二泉《許州志》，各有義例，須取參訂。」已上諸志，則又予所未聞未見者。東橋先生平生傲睨相嵩，及撫楚，被旨修奉天大志，又忤世宗，真所謂豪傑之士矣。

登高能賦，自是佳話，若蘭亭之集，古今豔之；然詩不成，受罰者若干人，殊煞風景。乃亦有不識字不成詩，傳之於後，反成佳話者。如唐人韋蟾嘲李瑒詩：「渭水秦川照眼

明，希仁何事寡詩情。料應學得虞姬婿，書字才能記姓名。」宋人釣台詩：「諸老凋零極可哀，尚留名字壓崔巍。劉郎可是疏文墨，幾點胭脂浣綠苔。」政使希仁題詩，光世能書，亦復尋常，未必如此令人解頤也。

遁園居士言：金陵盛仲交家多藏書，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，或記書所從來，或記他事，往往盈幅，皆有鈐印。常熟趙定宇少宰閱《舊唐書》，每卷畢，必有朱字數行，或評史，或閱之日所遇其人某事，一一書之。馮具區校刻監本諸史，卷後亦然，並以入梓。前輩讀書，遊泳賞味處可以想見。此語良然。予所見劉欽謨〈昌〉官河南督學時所刻《中州文表》，每卷亦然。予勸宋牧仲開府重刻《文表》及《梁園風雅》二書，且云：「欽謨諸跋當悉刻之，以存其舊。」亦遁園先生之意。又嘗觀袁中郎所刻《宗鏡摘錄》，亦復如是；弇州先生《讀書後》同此意也。

金陵許尚寶石城先生〈谷〉年二十，中嘉靖乙酉鄉試，乙未南宮第一，壽八十餘，及見萬曆乙酉後輩。近上海姚方伯通所先生〈永濟〉萬曆戊戌進士，壽近百歲，及見順治戊戌後輩。姚公與先祖贈尚書公為浙藩左右使同僚，壽亦相埒，鼎革後，尚有書問往來，今又五十餘年往矣。予年十八，以順治八年辛卯中鄉試，至今康熙四十三年甲申，已五十四年，去辛卯止八載耳，不知假我數年，猶及見之否？然釋氏石火電光之喻，信有然矣。

戊戌同年吳侍讀默岩〈國對〉，全椒人，榜眼及第，詩未入格，而頗有勝情。予官揚州時，常與共客儀真。一日過予，客園置酒，酒間作擘窠大字及便面數事，皆即事漫興之語，令人解頤。尚記其一則，云：「少陵云『一洗萬古凡馬空』，東坡云『筆所未到氣已吞』，才人須具此胸次，落筆自爾不凡，惟阮亭可以語此。」頃之，予衣領上偶見一蟻，即又云：「宰官衣領驀上一蟻子，此正須耐煩，以為勝俗客耳。」雖偶然遊戲，皆有理趣。久之露坐，月色皎然，賦絕句云：「如此青天如此月，兩人須問大江秋。」予和之，得四首：「翰林兄弟皆名士，廨屋三間分兩頭。及第紅綾分餅日，閉門黃葉著書秋。」「鳴虛〈園中小山名〉斜日森碧筱，人影參差曲岸頭。頃刻疾書兩丸墨，山蟬墮地數聲秋。」又二詩不具錄，詳《鑾江倡和集》。

焦山《瘞鶴銘》，或云王右軍書，或云陶貞白，或云顧況。而周暉《金陵瑣事》言，唐李石《續博物志》：「陶隱居書自奇，世傳畫板帖及焦山《瘞鶴銘》，皆其遺跡。」顧元慶作《瘞鶴銘考》，歷引黃長睿以至都元敬諸家之說，斷以為陶書，而未及引此證之。予門人淮陰張力臣〈召〉作《瘞鶴銘辯》，援據甚博，予以遺新安張山來〈潮〉刻叢書

中，不記引此否也。

《金陵瑣事》云：神樓乃劉南坦尚書制為修煉者，用篾編成，似陶靖節之籃輿，懸於屋梁，僅可弓臥，其上下收放之機，皆自握之，不須他人。文徵仲寫其圖，諸詞人多詠歌之，皆不得其旨。按虞山《列朝詩小傳》云：「清惠好樓居，而力不能構，文徵仲作《神樓圖》以遺之。」又升庵先生《後神樓曲序》亦然，曲中 「仙人五城十二樓」等句，亦未詳其形制何如，皆所云不得其旨者也。

予嘗謂古人詩，且未論時代，但開卷看其題目，即可望而知之；今人詩且未論雅俗，但開卷看其題目，即可望而辯之。如魏、晉人製詩題是一樣，宋、齊、梁、陳人是一樣，初盛唐人是一樣，元和以後又是一樣，北宋人是一樣，蘇、黃又是一樣。明人製題泛濫，漸失古意。近則年伯、年丈、公祖、父母，俚俗之談，盡竄入矣，詩之雅俗，又何論乎。

詩題有一二字不古，遂分雅俗。如古人隻有同韻和韻，而今人則改作步韻武韻矣。古隻有絕句，今人則改作截句矣。古人贈答，或云以詩贈之、以詩寄之，今則改詩以贈之、詩以寄之矣。此類未易更仆，但取古人集觀之，雅俗自辨，當以三隅反也。

江寧有西域賈胡，見人家幾上一石，欲買之，凡數至，主人故高其直，未售也。一日重磨洗，冀增其價。明日，賈胡來，驚歎曰：「此至寶，惜無所用矣。石列十二孔，按十二時辰，每交一時，輒有紅蟢子布網其上，後網成，前網即消，乃天然日晷也。今蟢子磨損，何所用之！」不顧而去。

史癡翁，金陵人，佯狂玩世，工詩畫樂府。妻號樂清道人；姬人何，號白雲，善畫，工篆書，通音律琵琶，得兩京國工張祿之傳。翁每製一曲，即命白雲被之弦索。嘗訪沈石田於吳中，不值，見堂中幀絹素尚未渲染，輒濡墨縱筆作山水，不題姓名而去。石田歸見之，曰：「吾吳中無如此人，必金陵史癡也。」亟追邀之，相見一笑，留石田家三月而後返。

明代冊使至諸藩府，藩王以刺迓之於郊，刺稱「某王拜」三字而已。應天鄉試榜後，魏國公例設宴中山府第，邀集新舉人，亦惟書「魏國公拜」四字於刺，不書姓名。

余少時官廣陵，與諸名勝修禊紅橋，即席賦《冶春詩》二十四首。陳其年後至，贈余詩曰：「玉山筵上頹唐甚，意氣公然籠罩人。」劉公戵曰：「采明珠，耀桂旗，麗矣。或

率而兒拜，或揚袂從風，如欲仙去。《冶春詩》獨步一代，不必如鐵崖遁作別調，乃見姿媚也。」